

# 專訪 山下浩平 以圖畫延展想像 再繪《小王子》

2023年是經典童話《小王子》出版80周年，接力出版社帶來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版本，日本著名漫畫家山下浩平藉由1,000餘幅分格插畫，帶讀者再次走入法國作家聖修伯里所創作的夢幻世界。

「這本書與其說是小說，還不如說更接近於一首詩。」山下浩平在充分尊重原創的同時，也加入了很多自己對作品的理解。創作《小王子》的插畫過程更像是「一場忠於原著的戰鬥」，為了讓創作更出彩，從小就喜歡《小王子》的山下浩平搜集了很多原著作者的資料，並將這些資料作為回憶時的素材畫進了圖像裏，「這部作品的深刻含義雖然跟歷史有關，但其中所具有的永恒意義是我們可以共有的，讓我們的內心豐富，思考自己。」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作為享譽全世界的經典童話，《小王子》自1943年首版以來已被翻譯成260多種語言，發行超5億冊，發行量僅次於《聖經》。網絡上有個熱門問題：「如何理解《小王子》這本書？」一個高讚回答就是：「它是世上每個人的安慰劑和精神港灣。當你覺得天地遼闊，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時，《小王子》能打開你的心結，讓你找回自我。」《小王子》通過孩子的視角，表現了人類的孤獨和寂寞、盲目和愚妄，體現出作者對成人世界的批判，對真善美的謳歌。

## 一場忠於原著的戰鬥

關於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的創作過程，編者奧本大三郎形容是「一場忠於原著的戰鬥」。在本版中，編者沒有對原著《小王子》的內容做任何刪減，而山下浩平將原著作者的手繪稿進行了100%精確還原，包括星星的位置、故事中小王子讓飛行員畫的羊，都沒有任何變動。

法國作家、飛行員安托萬·德·聖修伯里，是一位用生命經歷、創造偉大作品的作家，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夜間航線的開拓者，經歷過數次墜機並奇跡生還，最後在一次飛行任務中離奇失蹤。他6歲開始寫詩，並給自己寫的東西配上插圖，12歲第一次飛上天空。從未有一位作家像他一樣用飛行員的眼睛俯瞰大地，他被認為是第一個站在宇宙高度觀察人類的作家。

《小王子》是聖修伯里於1942年花了僅僅3個月寫完的作品，於1943年美國首版。他非凡的人生經歷造就了《小王子》，而《小王子》帶著他的所思所想，給一代又一代人帶來關於愛與責任，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無限啟迪。

山下浩平尤其看重對原著作者的理解，「這不僅僅是小王子的故事，還需要更進一步了解作者，所以我又讀了很多周邊的資料與書籍，由此熟知原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，他為什麼能寫出這樣的故事。」為了重畫《小王子》，山下浩平看了很多聖修伯里畫的素描，從中獲取印象，再畫入作品當中。

由於圖像小說版本的創作需求，山下浩平對原著的內容進行了延伸，原本2.5萬字、100頁可以講述的故事，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足足用了260頁。在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中，



◆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繪者山下浩平。

能讀到更多編者、繪者想要傳達出來的番外細節。1,000多張插畫分鏡，將小王子、玫瑰、狐狸等經典形象再塑。比如我們從未看過的飛行員形象，在書裏有了生動展現；近景化的狐狸、麥田裏的哲理對話；從玫瑰到國王，最後到叛逆道不同色調的變換，渲染了不同人物情感和主題。

山下浩平說：「在漫畫創作中，我會結合聖修伯里已經給讀者畫出來的內容，延伸出他沒有畫出來的，而這些正是我最大的挑戰。比如原文『一個人站在沙漠裏』一句話，我會將這句話的讀音節奏放緩，增加人物的舞步、眼淚，或者跨頁，來營造閱讀的情緒。」

## 將聖修伯里也融入畫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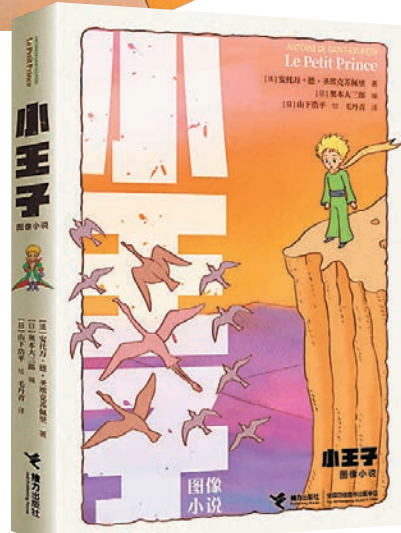
山下浩平說選擇創作《小王子》插畫完全出於個人興趣，「我小時候受《小王子》影響很大，最初讀這部作品的時候還是個少年，到了成年又讀了。不同年齡段的閱讀所得到的印象是不一樣的。這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成長與經驗所致。這本書是一個能夠與每一個人共同成長的容器，是一本發人深省的書。」

1971年出生的山下浩平畢業於大阪藝術大學美術系，從小就喜歡畫漫畫，是日本法布爾學會會員，主要繪本作品有《香蕉老師》、與得田之久合作的《尋找迷路的恐龍》等，也是2025大阪世博會官方形象的設計師。

「聖修伯里就等於小王子，這是我們的一個



◆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內頁。



◆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書封圖。

假設，為此而出版了這本書。」山下浩平認為書中的一幅畫最能表達這個想法：列車上的少年是小時候的聖修伯里，他眼裏映出的是小王子，同時也是這個少年，這是一個電影慣用的手法。「聖修伯里少年時的眼眶有一條黑紋，這個在他相關的資料裏是有記載的。所以我把這個放進去了。」山下浩平還搜集了聖修伯里生前的照片和他父親的照片，並將這些資料都作為回憶時的素材，畫進了圖像中。

## 手繪風詮釋詩意文字

最先畫《小王子》樣章時山下浩平畫了很多形象，但他認為狐狸在《小王子》裏很重要，創作期間畫了幾個不同類型的狐狸。「整個繪畫過程，我完全處於自由狀態。我畫了一大堆狐狸，有實的、有虛的，畫得不厭其煩，一直畫到讓狐狸變得更可愛的程度。」

山下浩平認為，創作過程中比較難的是原著裏沒有配畫的地方，「光有字沒有畫，這反倒讓我覺得最難畫了，但正因如此，此處才是發揮我對原著想像的地方，也是我最想對原著發起挑戰的空間。」

「作為我個人來說，只是想盡量多畫，盡量給讀者多看。」在剛開始畫時山下浩平就定下來規則：凡是聖修伯里畫過的情景一律都要放入書中，此外再加入自己的繪畫作品。「比如在沙漠裏，小王子與飛行員一起看晚霞的情景，在書中就用了跨頁，這可以讓讀者盡收眼底。這也是我想讓大家看畫的意圖。」

「這本書與其說是小說，還不如說更接近於一首詩。」山下浩平表示，《小王子（圖像小說）》另外一個特點是更偏向日本漫畫的風格，並且手繪痕跡很明顯。「這個故事本身很飄逸，猶如掛在宇宙中的一個架空的世界，對此如果想任意加上什麼我都覺得不對，除了依據譯本，但同時也更要尊重對原著的展拓。」

山下浩平說，聖修伯里畫的水彩畫與《小王子》的搭配很到位，「從這樣的印象當中汲取了靈感，變成了我現在的畫風。」在繪畫技法上，他用了很多水彩和水粉，並把原著中的精彩部分抽取出來。「這部作品的深刻含義雖然跟歷史有關，其中所具有的永恆的意義是我們可以共有的，作品讓我們的內心豐富，讓我們思考自己，從小到大都會陪伴我們。」

# 書介

## 餐桌上的人間田野

作者：莊祖宜  
出版：新經典文化



從《廚房裏的人類學家》、《其實，大家都想做菜》，到《簡單·豐盛·美好》，始終鼓勵大家在家做菜的莊祖宜，在歷經時局變動、人生起伏的七年後，這次帶來她家餐桌的日常實景。書中分享了二十組套餐，每套三道菜，大體一葷兩素，是莊祖宜一家四口開飯的基本模式。口味反映生活的軌跡，祖宜家的餐桌名副其實地「五味雜陳」，既有兼容大江南北的台式中華胃，也穿插一些對歐陸和東南亞飲食的依賴，還明顯帶有北美食材與她上一站居住地川菜碰撞的痕跡。無論生活如何變動，有多少風雨，只要還有心情做菜，還有胃口吃飯，對世界就能擁抱希望！

## Friends, Lovers,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

作者：Matthew Perry  
出版：Flatiron Books



《六人行》（Friends）男主角「錢德」馬修·派瑞的回憶錄，首度公開自己嚴重酒精中毒和藥物成癮的人生，與他面對成名與壓力帶來的心境轉折與改變。對馬修來說，一夕癡紅的滋味雖甜美夢幻，卻也近乎壓垮身心，甚至差點連命都沒了。他坦承因為拍片壓力而開始酗酒，一旦現場觀眾沒有爆發出笑聲都令他備受挫折，但酒後酒精的後果，導致大部分時候在片廠都是處於神志不清、靠意志力撐完的狀態，也危及健康狀況。一次受傷後，他又對止痛藥產生依賴，曾每天服用高達55顆的止痛藥，馬修回憶那段日子幾乎一半時間都往戒癮所跑，戒毒超過65次，花費超過900萬美金。書中開誠布公，毫無保留地將真實的心路歷程全部公開，甚至是那些最糟、最壞、最難堪的部分。要對自己完全誠實很不容易，但馬修在訪問中說道，希望自己的自傳可以幫助與他一樣受苦的人們，為他們帶來一點希望與慰藉。

# 深圳讀書月之深港文化對視 港樂港影的流金歲月 是一代人的精神家園



◆《深圳·香港的文化對視 | 流金歲月——深港流行文化對談》舉行現場 主辦方供圖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）香港流行音樂與電影的黃金時代，記錄的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與家園情懷，也為時代書寫着獨特的註腳。音樂節目《聲生不息·港樂季》及香港電影《神探大戰》等的播出和上映，更是瞬間引爆了深港乃至全國歌迷影迷對香港流行文化的熱烈討論，勾起「每個人心中都有着屬於回憶中的粵語歌以及香港電影」的懷舊情懷。

早前舉行的第23屆深圳讀書月「當奇跡之城遇上東方之珠，深圳·香港的文化對視」系列對談之「流金歲月」，請來資深媒體人、深圳特區報文教部副主任、《新聞讀》周刊主編劉憶斯作為主持人，與國際華語音樂聯盟主席、著名詞作家向雪懷，前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（香港）林雲華，坪山文化館館長、資深樂評人王俊，資深電影人、文藝批評家王博一同對談，從港樂興盛的黃金時代談到如今的《聲生不息》，從香港老電影談到香港地區與內地影業共通共融背後的故事，帶領讀者從香港電影、音樂的黃金年代，一起穿越到今天的港風復古熱潮。

作為深圳音樂人，王俊認為，深圳跟香港的文化對視在各種文化領域裏，少不了流行文化的對視。今年的熱門節目《聲生不息》，三分之二的歌手是香港歌手，三分之一是內地歌手，而內地的5個歌手中，有兩個都是在深圳出生，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經歷，都離不開香港流行音樂對深圳的影響。

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來到深圳土地上的就是港商。捧着雙卡錄音機播着磁帶在西麗湖香蜜湖大劇院開Party，在那裏誕生深圳第一批原創音樂歌手，早期出自深圳火遍全國的歌手周峰、陳汝佳以及後來去香港的何麗鵬，最早都是在深圳的音樂茶座成長起來，背後離不開香港職業音樂人影響。

林雲華則認為，香港電影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是在中西文化夾縫之間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內地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以後，香港電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，不僅受到國際市場的青睞，並且因為內地平台的打開，電影人能夠發揮的空間更多。現在的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關係，概括來說是「融合」，如今的國產片中，香港電影人佔據不小的份額。他認為，香港音樂、電影的活力，在於「貼地」，香港很多電影人從小從基層做起，到拍片時雖然是一個新人，但經驗累積已經非常豐富了。另外，在題材方面能屬於自己的特色表現出來，把生活中令人感動的東西說出來，有生命力就能感染人。「作為電影人，這是我們要去探索的東西。」

# 走在西安大街上的「博爾赫斯」

## 書評

文：韓浩月

博爾赫斯1899年出生於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張喜平1964年出生於中國的西安市；博爾赫斯22歲時開始在圖書館工作，一直到逝世前他的工作範圍都主要集中在圖書館；張喜平20歲時開始在西安的回民街上賣雞蛋，如今已經賣了38年，此後的人生，他還會繼續在這條街上喊「賣雞蛋咪……」

兩個人不僅差着歲數，也差着文化，但在閱讀許海濤所著《光明行——盲人張喜平的一天》這本書時，我卻時常想起博爾赫斯的名字。《小徑分岔的花園》使博爾赫斯名揚天下，賣雞蛋讓張喜平成為公眾人物。在失明之後博爾赫斯說「我的失明就像一個漫長的黃昏」，在黑暗裏摸索了五十八年的張喜平說「就算提前知道是這樣的人生，也要來好好走一遭」……人們普遍覺得盲人的世界如蒼茫黑夜，但博爾赫斯與張喜平，各自有他們的光明萬丈與秘密花園。

張喜平成為陝西名人乃至中國名人，這一經歷與過程頗有戲劇性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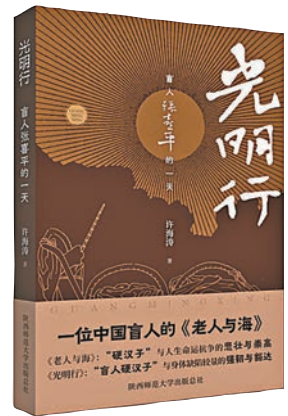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性：他看不見秤杆上的星，但卻從不缺斤少兩，這是誠信；街上的店舖老闆們，別人的雞蛋不買，只等候張喜平的雞蛋，這是善良；勞累一天，張喜平覺得最重要也是最開心的事，是推開院門喊一聲「媽哎！我回來了」，這是孝順；張喜平收養一名棄嬰並一直撫育到她大學畢業、出嫁生子，這是愛心……這麼多優點集中在一盲人身上的時候，他身上便有了典範效應。

寫這樣的人物，對於作家來說，需要有一定的警惕，因為很容易把平凡與樸素，寫得僵硬而呆板。《光明行》作者許海濤為之突破固有思維，跟着張喜平上街賣了一個月的雞蛋，最終打動他的，還是張喜平身上的警惕性——怎麼處理好外界湧來的名聲與榮譽，包括如何對待一名每天「尾隨」的採訪者，以及如何平衡隨時出於失衡狀態的生活；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個挑戰，「如果有天堂，那一定是賣雞蛋那條街的樣子」——如果張喜平

知道博爾赫斯，他或許會化用那句名句。

如同圖書館給了博爾赫斯許多一樣，那條街也給了張喜平許多：從小處看，人際的溫暖，世間的美好，都在浸潤着他的生命；往大裏說，生存的尊嚴，生命的價值，都有了妥帖的安放。在白天，賣雞蛋的街，是張喜平安身立命的地方；在夜晚，有一粥一飯、親人圍繞的家，為張喜平提供幸福與力量。「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語言，就會擁有什麼樣的生活」，張喜平一天當中所說的話，都與那條街、那個家有關，你和他說別的什麼話，他能接，但不願意。可是從這不願意當中，分明能看得到他的精神的通透和內心的定力。

世界不僅是用來看的，更是用來感受的。《光明行》作者許海濤用作家的細膩與準確，還原出了張喜平每天所感受到的世界，那個世界的風聲與鳥鳴，都有着清晰的軌跡與方位，那個世界裏藏着張喜平堅定的信仰。畢飛宇在《推拿》中寫



《光明行》  
作者：許海濤  
出版社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道，「生活不是象徵。生活是真的，它是由年、月、日構成的，它是由小時、分鐘和秒構成的。」《光明行》的二十個章節，亦是以「小時、分鐘和秒」的結構，寫出了張喜平的真實生活。張喜平不是詩人、作家、翻譯家，但他的日子，和博爾赫斯曾度過的日子一樣，在失明中，卻實現了「我走遍天涯路，用腳步留下鏗鏘的詩。」